

沈寂●著



一代歌星 周璇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代歌星周璇



沈寂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俞子林
封面装帧 柯国富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张绍军

一代歌星周璇

沈 寂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50千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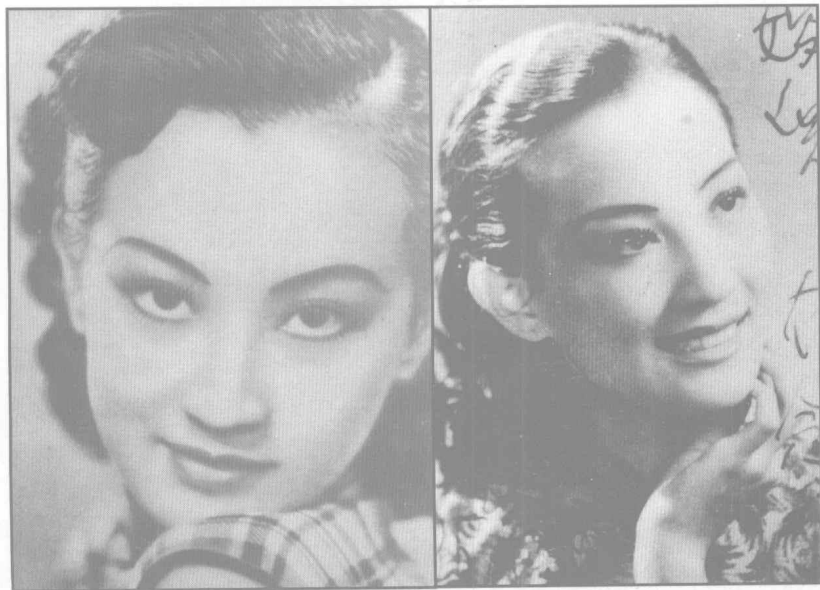
ISBN7-80622-446-7/G·73

定价: 14.80元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一代歌星周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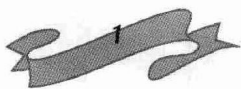
序 幕

一九六六年的夏季，似乎比往年更炎热、闷炙，而且显得特别漫长。每天清晨，天空刚露晨曦，一轮红彤彤的旭日喷薄而出，向地面闪射炙热的光芒，一直晒到黄昏，使整个上海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热潮中。

这一年，也是“史无前例”十年浩劫的第一年。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序幕蓦然揭开。一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小丑粉墨登场。他们怀着颠倒历史的野心，从台下跳到台上，率领一大群晕头转向的虾兵蟹将，闯进每个角落胡作非为，使整个上海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如临末日。

坐落在徐家汇的天马电影制片厂，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又是首当其冲，从厂内杀将出来的“造反”英雄，把厂牌砸得粉碎，狂呼“老朽滚蛋！”把一些“三名三高”人物——有名声、有成就的编、导、演和技师们，一夜之际打成特务、叛徒、汉奸、右派、反动文人等“牛鬼蛇神”，挂黑牌示众，戴高帽游街。每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到厂里来串连。有人想趁机看一看著名演员的真面目，有人借口批斗，对那些驰名海内外的电影明星横加侮辱、殴打，显示自己的“革命”威风，也趁此发泄因嫉妒而产生的仇恨。

曾经是电影编剧的黄宗英，两年前已经离厂。可是“造反英雄”不肯放过，特地派出一队人马，把她从上海作协揪回，任由串连的好汉们批斗，还勒令她在三楼文学部的牛棚里写检查，交代她在电影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当时,进牛棚的人,规定一清早就来厂报到,打扫准备自己挨斗的会场,洗刷供应“造反英雄”们享用的食堂和厕所。黄宗英怕在路上被人发现,遭到围攻,总是在天色朦胧时,头上围着一块浅蓝色的头巾,半遮住脸,匆匆经过行人稀少的小路,悄悄闪进电影厂大门。

有一天,她意外地到得稍晚一些。比她先在牛棚的老沈,发现她一进门就精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又小心地把一件用头巾包着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放在桌旁,然后默默阖上眼皮,像在这难得的片刻安静中,郑重地思考着心事。

“昨天夜里又没睡好?”和她对桌而坐的老沈问她。

在文学部的牛棚里,黄宗英的遭受比其他“牛鬼蛇神”更为痛苦和不幸。在白天,“造反派”来串连,点她的名到牛棚来搜查。黄宗英怕别的牛友为她陪斗而受累,只要一听外面叫到她名字,就一个人挺身而出,到门外去坦然“认罪”。到了晚上,别人回家喘气,养息,黄宗英却过得比白天更紧张。几乎每夜总有一伙男女,臂上挂着各种队号的袖章,闯进她家,强逼她和赵丹站在窗前,无休止的无理文斗加上凶狠的武斗。有时一连三场,从深夜一直斗到第二天天亮。

“昨夜又来了一群造反队。”黄宗英回答老沈。后来,人们听说“造反派”把赵丹推倒在地,用皮带猛抽。周璇的孩子从隔壁房里冲过来,扑在赵丹身上,黄宗英不忍心让孩子挨打,也扑上去抵挡……

电影圈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一代歌星周璇病重时,吴茵、黄晨和黄宗英对她精心照顾;周璇死后,她的孩子就一直留在黄宗英身旁。有人说:在几个孩子中,黄宗英最喜欢他,他对黄宗英夫妇也最亲近,最有感情。

“我不能让周璇的孩子为我们受苦”。黄宗英忽然向窗外眺望,又将刚才放在桌边的那包用头巾包着的东西拿在手里,自言自语地表示自己的决心,“我今天一定要把它交上去。”

“这是什么?”



“周璇的遗物。”黄宗英凄然地望着它。她自己的财物，包括衣饰以及纪念品都被洗劫一空，几乎一无所留，却想尽方法保存了周璇的遗物，“我很担心，如果被不明身份的人抢了去，我怎么对得起周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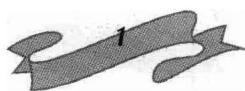
她一面说，一面用纤瘦的手指把头巾解开，里面是一只长方形黑灰色小铁匣；她又揭开盖子，匣面上遮着一层白布。她没有把白布掀去，只恻然地凝视着，喃喃地轻声自语：

“这是周璇遗留下来的……我打算交给厂里保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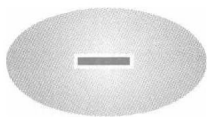
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所唱的两百余首歌曲流传了几十年。在三、四十年代她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歌星。可是她的身世始终是个谜，动乱时代的脚步为她踏出一条曲折的生活道路，无情的社会又使她无法摆脱坎坷的命运，最后发疯至死。她在人间不满四十年。受了近四十年折磨。她在波涛汹涌的时代潮流中挣扎，终于惨遭逆流淹没，留给世人的只有她心爱的孩子和这小小的铁匣。从这小铁匣里可以想到她生前曾遭受过多少欺凌、侮辱和迫害，这小铁匣将向人们倾诉周璇辛酸而悲惨的一生……

目 录

序 幕	1
一、尼姑庵里的女婴	1
二、悲惨的童年	8
三、小歌女	20
四、含着泪歌唱	27
五、周璇名字的来历	33
六、人们逼她跳火坑	39
七、金嗓子	46
八、母亲，你在哪里？	53
九、和赵丹合演《马路天使》	61
一〇、她在《保卫芦沟桥》	73
一一、唱到菲律宾	82
一二、断送了小生命	90
一三、七天七夜	96



一四、从误会到破裂	107
一五、不幸的婚变	116
一六、拒绝当“电影皇后”	123
一七、影戏大王的阴谋	131
一八、疯狂世界	136
一九、黑暗中挣扎	143
二〇、她与石挥	151
二一、《忆江南》和《夜店》	159
二二、在香港电影圈里	166
二三、魔鬼围住了她	177
二四、慈母泪	186
二五、最后的遗愿	195
周璇作品年表	201
后记	210



尼姑庵里的女婴

二十年代初，上海英租界北京路近外滩的一条弄堂里，住着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周文鼎，在工部局税捐处当翻译。税捐处和警务处是英、美殖民主义者控制的工部局中两个最重要的吸血机构。前一个通过各种捐税名目，冠冕堂皇地在各家工厂商店的盈利中抽成，穷凶极恶地向众多的摊贩、车夫身上榨油；暗中还对妓院、赌场、燕子窝这些害人的火坑索取花捐、赌捐和烟税。警务处的买卖更是活跃而兴隆。一方面勾结上海大亨纵容歹徒，一方面暗示巡捕房以破案为名向失主和受害者敲诈勒索，事实上是与匪盗们坐地分赃。当翻译的周文鼎，转述洋主人的命令和下属的禀报，在翻译时故意耍些花腔，又用种种手段，从成万的捐税中抽收他私人的“翻译税”。在一个时期里，他有财有势，处里的人当面陪着笑脸称呼他周先生，背后撇着嘴照他的生肖叫他周猢猻。

周文鼎是常熟人，进工部局前明媒正娶，和一个同乡地主的女儿结婚，住在虹口。不久生下两个儿子，长子有母亲的温顺，次子有继承父亲的机灵。周文鼎希望他的后代听他的话，平平安安做人，特地请人替儿子起了个文雅而有含义的名字，一个叫履平，一个叫履安。

在工部局当了翻译后，他不满足安逸的家庭生活，白天巴巴结结为洋主人效忠，分得赏金，晚上到声色场所去纵情享乐。为了能振



作精神做事和精力充沛地享乐，便抽上了鸦片。

有一天，在一个戏院里观看初到上海来演出的广东戏。广东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却看中了一个姓邝的二流花旦。正好那粤剧团演出不受欢迎，卖座不佳，戏院老板交不出营业税，更不肯支付包银。周文鼎就自告奋勇地出来调解双方的纠纷。他在税捐处里打个“过门”，以减免税的恩赐，要戏院方面把免除的税款支付唱戏的部分包银。剧团团主感恩不尽。那个花旦在舞台上受人排挤，在爱情上曾遭欺骗，想到自己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前途，还不如投靠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倒是最可靠的归宿。周文鼎也向太太表示以后不再在外寻欢作乐，决心改邪归正，但要纳妾作为交换条件。太太无可奈何，只得含泪默认，但不许下贱的花旦进虹口的家。于是周文鼎在北京路近工部局的弄堂里租幢房子，作为藏娇的金屋。

姓邝的花旦嫁了周文鼎，要求有个太太的身份。可是为了区别虹口的周太太，又不愿做姨太太，就以自己的姓同音与自己籍贯同名，要人叫她广东太太。广东太太离开锣鼓喧天的戏院，离开了日夜手舞足蹈、又唱又喊的舞台，以被人蔑视的身份，住进这阴暗而僻静的小屋，感到异常空虚和惆怅。她常常穿起旧日的戏装，赤脚穿木屐对着镜子自拉自唱地哼起她的拿手曲调。唱着唱着，引起回忆，勾起心事，更感到孤独和寂寞，烦躁时把镜子砸得粉碎。她开始信佛，到庵堂庙院去烧香求神，在自家客厅里也供了一尊菩萨，以念经代替唱戏。她信菩萨不是修心养性，而是祈求神明让大太太早日归天，自己可以扶正。可是她又不愿吃素。和过去唱戏时候一样，每顿一定要有酒肉下肚。可能由于她对神不诚，祷告也就落空。她咒不死老的，盼望能生养一个小的。有孩子作伴即能增添欢乐和安慰；周文鼎一死，分遗产时也可多占一份。

两年以后，她对自己的祷告和愿望失去了信心。忽然想到何不

